

青春「彩虹跑」



市井萬象

六月十一日，湖北武漢，二〇二四武漢歡樂谷畢業季彩虹跑開跑，近千名高中、大學應屆畢業生共慶多彩青春。

中新社



虎跳峽今夕

知道虎跳峽這個地方，源於一九八六年中國人第一次成功漂流長江。當年一波年輕人拿命去漂流，

有人倖存，有人犧牲。那段時間，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激情滿懷地跟蹤新聞。

沿着蜿蜒的棧道而下，用腳力走向谷底，一路俯瞰金沙江湍急的水，眺望江對面綿延的群峰。人工棧道修得不小氣，外面一側有護欄，行走很安全。但是險峻被淡化了，山崖變得不是那麼陡峭，天塹成了通途。

路不再崎嶇，風光卻依然壯麗。長江上游的金沙江水，當它一路來到虎跳峽時，被玉龍雪山壓倒性地挾持，驟然失去水的柔美。江面收窄，懸崖高聳，礁石林立，江水變得兇猛、野性、豪壯、不帶矯情。

那塊聞名遐邇的虎跳石，不知是什麼時候從山上崩塌下來的，撞擊出難得的壯美，挺立江中，巋然如山。在這塊巨石的上下游，高落差的江水跌落出層層瀑布，白花花的，氣勢磅礴，連撞幾處陡坎之後，收不住慣性地直衝下去，咆哮着，前撲後擁，把幾米高的浪花推進谷底，激起大大小小的漩渦，再奔向下一段。虎跳峽的陽剛之美，之前我低估了。

自然界有很多吸睛的奇觀，這些奇觀除了具備自身的特色，往往還留下人類活動的軌跡，或歷史事件重大，或人文風俗獨特。虎跳峽揚名天下，長江第一漂功不可沒。打那之後，訪客絡繹不絕地前來考察、探險、觀光。我們的到來與眾不同，附加了回顧一個同學的長漂壯舉。

他為籃球不言老

隔着防護欄和怒吼的江水，我們緬懷當年的獻身者，想像在瞬間化作英魂的年輕生命，以及在激流中被野蠻摔打的密封船的悲壯；也慶幸九死一生的勝利者能熬到歸來。

看看虎跳峽，還因為當年漂流隊的一個倖存者楊勇，是學生時代的同班同學。漂流結束之後他覺得長江需要他，即改變志向，投身水資源保護，做出的成績讓學術界矚目。

無需氣喘吁吁地爬坡，乘扶手電梯回到山上的服務區，看見不少老外，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不少洋人把虎跳峽看作中國西南的旅遊重鎮。停車場的車位差不多用完了，上上下下很熱鬧。虎跳峽不再冷清荒涼，這裏已經成為國家4A級風景區，修起來了客棧、民宿、酒店。

阿彬駕車走老路不走高速路，他說走老路能與牦牛、村莊、田野以及當地牧民親切地擦肩而過。阿彬和美美對青藏高原情有獨鍾，他們用車輪和腳步多次丈量那裏的秀山秀水和奇風異俗。

自然界有很多吸睛的奇觀，這些奇觀除了具備自身的特色，往往還留下人類活動的軌跡，或歷史事件重大，或人文風俗獨特。虎跳峽揚名天下，長江第一漂功不可沒。打那之後，訪客絡繹不絕地前來考察、探險、觀光。我們的到來與眾不同，附加了回顧一個同學的長漂壯舉。

六月的香港，颱風雨水迫不及待地登上小島。夏天的氣息無處不在，清晨還是天陰陰伴着細雨，中午過後陽光又衝破烏雲，笑着迎向你，笑着灑滿大地。每天早上為工作在西沙工地認真巡視，午膳後偷懶在清水灣閒坐。看着藍天白雲，碧水細沙，還有沙灘上、海水中嬉戲的遊人，心情也極為放鬆。此時，一大罐冰凍白啤的清涼甘味驅除了大半天工地上的勞累，而遠處的美景，也撩動着腦海中的思緒……

今夏七月，世界人民在巴黎又將迎來第三十三屆夏季奧運會。巴黎也是繼倫敦後，第二個三度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城市，艾菲爾鐵塔於揭幕倒數五十天起，也掛上了奧運五環標誌。想像着將臨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在巴黎聞名而熟悉的地標及各大街小巷，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觀眾、記者採訪人員、各國政要，當然少不了的是世界各地的運動精英，他們聚集在此，為運動競技付出努力，為爭奪錦標榮譽拚搏到底，還有更多的是為運動員助威呐喊加油。在開幕式至閉幕禮，其間必定會有無數次的歡呼、慶祝、狂歡、派對、嘉年華……據聞中國隊此次將派出歷來最強大的隊伍參賽，希望在摘取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其實，她只是想實現一個願望——她太喜歡這齣戲和虞姬這個人物了。此前，她也排過一些不算新戲的新戲，如《白蛇傳》，還有現代戲《江姐》，這些戲原本不是程派戲，甚至不是京劇，但白娘子、江姐，都是她喜歡的戲劇人物，與她的氣質，甚至外形，都有融合之處。同樣，《霸王別姬》的虞姬，也是她喜歡的人物，而且對這齣戲她也頗慕已久。

我想到一個詞：盤活。通過盤活資產，產生經濟效益，是我們熟悉的一句話。那麼，一個人，除了基本的生存技能、已成定式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還有其他可以盤活的「閒置資產」呢？我想，在生命內部，肯定還存在着沉睡的部分，包括潛在的技能、被

京劇程派名家張火丁，前幾年排演了新戲《霸王別姬》——程派風格的《霸王別姬》。要知道，這齣戲本是傳承百年的梅派經典。她這樣做，可說既有風險，又費力不討好。

無意識壓制的慾念，通過「盤活」，增加生命效益。我覺得，張火丁就是通過「盤活」，努力挖掘自身潛能，滿足自己的喜好，塑造了一個屬於程派、也屬於自己的虞姬形象。不從藝術成敗論，這齣戲的排演，無疑使她的生命經歷更加飽滿。

我從事散文創作多年，從沒想過寫小說，除了懷疑自己的能力，也覺得是件有風險的事，比如可能帶來的挫敗感，更擔心做無用功。但不能否認，寫小說是一種在我內心積聚已久、卻被有意壓制的一種慾念，是我精神世界的「閒置資產」。不然，我為什麼那麼喜歡讀小說呢？終於有一天，我決定試一試。然後，我這事做成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體會到，由於各種因素，我不可能在這個領域有多大建樹，但寫小說無疑拓展了我文學生命的寬度，特別是滋潤了我寫散文的文思，增加了語言活力。這就是「盤活」的效果。有讀者看了我的小說，驚訝地問，你改行了嗎？我說沒有，我只是「盤活」了我的「資產」。

類似我這樣的經歷，在很多朋友身上都有發生。我有位詩人朋友，同時喜歡繪畫，

盤活

經常給自己的書配畫插圖。最近我發現，在她那個圈子裏，先後冒出了好幾位學繪畫的人。繪畫，是一件多難的事，起碼我這樣認為。其中有位詩人，職業是廚師，當他在朋友圈晒他的繪畫時，我立刻想到小品裏那句「廚師不研究菜譜，研究兵法了」的調侃，但我慢慢發現，他畫得挺像回事了。有人問我，畫畫是不是很簡單，為什麼隨便誰都能畫呢？我說這與簡單、複雜無關，這是他們「盤活」了自己的「資產」——可能被埋沒的天賦、對某種藝術的喜愛、對多姿多彩生活的嚮往。

很多人除了按部就班做「該做的事」，不知道自己還能做點別的，在固化思維裏循規蹈矩，活得單調而乏味。其實，若能懂得「盤活」，人人都會活得豐富立體。誰敢說，一個滿身油污的汽車修理工，不會成為一個優秀的樂器演奏者呢？我這樣說是有實據的：我一個朋友修了三十年汽車，在他快五十歲時學會了彈月琴，經常為我們演唱京劇伴奏。記得一年前，當他聽說我們票房的樂隊京胡、二胡、弦子都有，偏偏缺少月琴時，他說，我試試看。

墟之早晚



HK人與事

黃秀蓮

在西九龍中心飲宴，酒闌人散，夜幕低垂，經鴨寮街轉桂林街入深水埗地鐵站，始知這兒猶有夜墟。

在白天，此地乃電子產品、音響器材的王國，品類之多，猗歟盛哉，令人嘆為觀止。來

購物、來閒逛者絡繹不絕，時有海外遊客來觀光，已成主題旅遊的景點。此刻，是另番光景。路的兩旁盡是墨綠色鐵皮檔口，多已架上橫門，有牌小販戶深鎖，把四周狹小的空間讓給無邊黑夜。檔口外卻是流動攤子，一幅布墊地上，小型電器、花瓶、手袋、鞋子……都是賣不到好價錢的老舊東西，悄然等待買家。

眼前淒冷，跟我童年回憶裏的夜市有天淵之別。當年夜墟真可用鼎盛來形容，燈火通明，規模大的拉起電線掛起燈泡，夜市如畫；小攤借一盞大光燈把貨物照得亮亮，亮度增加擺檔的聲勢，連議價也鏗鏗然。此刻，唉，地攤寥寥只十餘，竟無一攤奉上燈影，怎能叫顧客在光線不足下放心購買。時代進步，這些小販竟退步了，連最基本的謀生工具如手提小光管也不張羅。路燈只能照亮大範圍，貨品在暗淡中更暗淡，顧客零零星星步伐遲遲。眼前光景滿是蕭索，也許待到夜色已央，小販才無精打采收拾舊貨，然後扛起重重重的失望回家。

多年前這兒附近有天光墟，我曾經特意起個早走一趟，果然一片墟景。路的兩側浩浩蕩蕩，小販橫跨兩三個街口，蔬菜果類雜陳，不知是從菜欄買來還是農民手栽？有些標榜自家在新界所種，剛剛收割；雞蛋是自家養的母雞所生，一番話沒有修飾詞反有說服力叫座力。小販是商，農民是農，亦商亦農，身份雙重，增加墟市購物的親切感。且看菜色翠潤，尚帶露水；且看蛋殼沾了雞糞，似聽雞啼喔。泥土氣息濃郁沁人，城市人把蔬菜雞蛋抱滿懷，直接來自農戶的交易，縮短了



人跟農作物的距離，大自然恍惚貼近掌心，晨曦時分得享農家收割之樂。也偶有鮮魚用裝了水的膠袋養着，膠袋鼓鼓脹起，好給魚兒更充分的氧氣。呀，說到魚，怎能不說香港仔海旁那天光墟呢？

據說有漁民的地方，就有天光墟。漁業歷史有多長，天光墟經營就有多長。香港仔或是南區僅有的漁港，在全港漁業地位舉足輕重，鮮魚總漁獲量佔了全港三分之一，則天光墟之聲勢可以想見。清晨四點，曙光未露，漁舟陸續海上歸來，昨夜怎樣捕魚呢？拖網那麼大型，小船無法使出，就浸籠、刺網、圍網、照魚、串鈎、拉網吧，一簍魚，一簍氣力，一簍運氣。漁船通宵捕魚，載着漁獲駛來香港仔海旁，即場賣出，簡單直接，便利漁家，優惠坊眾。有的是固定攤檔，有的用擔挑把魚挑上岸邊，果真陣容浩大，路的兩邊都擺滿黃花魚、紅衫魚、鯉魚、螃蟹，還有更多說不出魚的名字來，冰鮮與生蹦活跳的兼備，綿延百米之長，陳列着大海的恩賜，於是人聲雜亂，空氣裏混着魚腥和鹹水味。露天漁市，海風偶來，既熱鬧又悠閒，情趣獨特。

然而，最具風情是小舟靠岸，也不上船，也不搬運，就在水上跟岸邊的顧客交易。顧客蹲身，下望，把海鮮看得一目了然，指指點點，揚聲問：「點賣？」漁夫仰頭，索價。漁家與顧客，昂首與俯身，

互相湊近，一呼一應，身姿和聲調都流露誠意，最重要是價錢相宜，海鮮生猛，故而多數爽快成交。漁夫割魚，塞入網兜，漁夫舉起網兜，客人接過猶在掙扎跳動的鰭尾，「唔該。」把錢拋入網兜，漁夫收回網兜，「多謝。」水光映照，話音交錯，網兜起落，爽朗伶俐，少有爭拗，一片祥和，連買賣也成為一道有聲有情的風景線。顧客多是街坊，手拎海鮮，因一窩海鮮粥或清蒸海上鮮而心滿意足。至於漁夫漁婦，迎風接浪，捕魚賣魚，節拍合一，在晃晃蕩蕩的小舟裏合作無間，又是另一道光影交融和樂樂的風景線。

墟之夜，疫情劫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墟之早，已經因漁民上岸居住而減少了，怎料自二〇二三年始，天光墟屢受打擊，頻頻接獲告票，指涉無牌經營。漁港文化，人間氣息，幾許清景，如今都消逝了。其實，天光墟的確散漫、凌亂、自由、質樸，有鹹水氣，有魚腥味，亂中有序，鬧中有韻，原汁原味，散發民生情趣，本來可以發展為深度旅遊的一景。巴黎各區都有歷史悠久的天光墟，富於風味，故此發牌規管則可，要求漁民清理垃圾亦對，但天光墟不可廢。呀，Aberdeen，漁港風情，帶給遊客的喜悅，一點都不讓豪華畫舫。

大海驚濤駭浪，人間風急浪高，天光墟何時重現？一簍魚，一簍煙波一簍愁。

▲每天清晨時分，許多市民到天光墟選購生猛水產。

人與事
伍春軒

獎牌方面，再創佳績。而另一體育強隊——美國隊，日前也公布了男籃名單，全都是NBA巨星，陣容相當豪華，諸如占士(LeBron James)、庫里(Stephen Curry)及杜林(Kevin Durant)等，為力爭奧運男籃五連霸而強陣以待。

夏天、巴黎、奧運會、夢幻籃球隊……想起這些，人就驟然為之興奮雀躍。筆者從小就熱愛運動，尤其是籃球，未曾入學就開始接受正規的籃球訓練。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的都是好老師、好教練。其中有一位極負盛名的教練對自己影響至深，且受益良多。他教過的學生弟子，徒子徒孫不計其數，很多都入選市隊、省隊或國家隊。現在國家籃協主席的父母也曾是他的高足。

他就是年屆九旬的烏維培教練，烏教練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男籃第一代中鋒。身高一米八二的他，外形俊朗帥氣，球技瀟灑出眾，深得其師中國籃壇名宿田福海教練真傳，常於完場前兩三分鐘，以突變戰術拉空防守球員，留位給中鋒一招勾手投籃力挽狂瀾。他曾是一九五七年在巴黎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中國籃球代表隊中的一員中鋒猛

將。當時在田福海總教練的領軍下，中國男籃憑藉着自身實力與戰術，頑強志氣與拚勁，竟然連勝西德、法國、意大利和巴西等歐美勁旅，西方傳媒為之驚喜讚嘆，而當時中國籃球也因此贏得了世界級榮譽。

烏教練為上海男籃、中國男籃南征北戰，馳騁球場逾二十年，退役後雖曾靜了一段時間，但很快又投入到上海青少年籃球培訓中。在市內各小學挑選具籃球發展潛能之小苗苗，送他們進入區、市少體校進行有系統之專業培訓，為國家籃球事業繼續發光發熱。烏教練除了要求學生隊員勤學苦練籃球基本功外，他也很講究打球的智慧。他提出打球不能只靠四肢發達，反而要更注重「球商」。烏教練一直以來對各球員的成長發展極為關心，把出類拔萃者送去打專業隊為國為省為市爭光，幫其餘離隊球員安排好職前訓練及就職出路。這些他都當仁不讓，妥善處理。

在基層執教二十多年後，烏教練與太太去了大洋彼岸與幾個孩子一起生活。但是，一生熱愛籃球的他，在美西也沒閒下來，與當地僑界一群籃球愛好者推動籃球普及化，加入了業餘的「世界華人籃球賽」的

籌委中，以他個人魅力與人脈資源，極速擴大了「世華賽」的規模。不但組織了國內幾十支男女隊遠赴拉斯維加斯參賽，增進了中美民間籃球的交流，而且更將比賽的主辦場地由海外移至國內，諸如上海、杭州、鄭州等地。把世界各地華人籃球隊齊聚回國，海外赤子能回國比賽之餘，遊覽祖國大江名川，甚且與久別親友重逢歡聚，大家都喜上眉梢，何樂不為。

近年，烏教練在兒女伴隨下回歸上海，一下子把他的那些隊員學生們樂壞了。恩師回巢，大家有事無事爭取多歡聚。唯烏教練每次聚會見到大家總有任務要安排，「你們呀，平時要定好時間訓練呀，五十歲的、五十五歲的、六十歲的……都分齡組織好，不要錯過『世華賽』呀、市內公開賽呀等等，多運動比什麼都好。」耄耋之年不畏倦，鼓勵鞭策後繼者。唯弟子們亦已過不惑天命年了，大家能者繼續奔跑，其他場外打氣加油，總之恩師之命不可違呀。

烏教練見證了新中國籃球的誕生成長發展。他一生與籃球結下不解之緣，連他的夫人王教練也是上海女籃名將。他愛籃球勝過一切，大家都說，他為籃球不言老！